

小小说
灯
□如玉

他喝酒了，步履踉跄，来到在村外的桥头。他一只手抓着水泥桥栏杆，一只手抓着手机，望着桥下静静的流水，心如死灰。

夕阳红彤彤的，河水里的夕阳像梦幻中的仙境。他迷离的醉眼，与河水里的光影互相追逐，心灵深处久违的记忆突地就打开了闸门，喷涌而出。

那年他十岁，娘就在河边的田地里摘棉花，他在桥头玩着玩着，竟然跟着一个卖糖人的老头走远了，直到河水里的金光刺到他的眼睛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脚下不是自家村外的那座桥——他迷路了。刹那间的恐惧之后，他冷静下来，便沿着河堤往回走。

一路小跑，他惴惴不安，看着自己的身影被夕阳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渐渐就消失了。他开始颤抖，他觉得像鬼奶奶故事里巨蟒的大嘴，一点点将自己吞没；河水泛起的幽光像无数鬼魅的眼睛，时隐时现，无时无刻地追着他……

突然，远远的前方有一丝昏黄的灯光，透过浓重的夜色像温暖的手牵着他直奔而去。

“根儿……根儿……”
他听见了，那是母亲的呼唤！
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母亲身上的汗味儿让他心里很安稳，狂跳不止的小心脏安稳了。

那晚，母亲对他讲：晚归的游子被鬼魅缠身，即使在家门口也会原地打转儿，直到筋疲力尽而死。但鬼魅是怕灯的，只要亲人点一盏灯，游子便会顺利找到家。于是，他对那盏小小的油灯充满了敬意。

此刻，夕阳的光渐渐消逝，夜色像渐渐拉起的幕布，遮住了眼前熟悉的景致。他想起了自己的公司，想起了刘梅，那个娇媚的女人倚在他怀里，软腻腻一句一声酷似宋美龄发音的“达令”……哎！自己怎么就这么糊涂了？！他的心突然就冷冷的，他感觉自己的心分成了两个，一个心恨恨地说：“王大根，你真该死！挣俩臭钱你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你媳妇多次提醒过你，那刘梅不地道，偏偏你要找什么真爱，这下子惨了吧，公司没了，你咋有脸回家，咋有脸面对媳妇？死去吧你！就跳这条河死了吧！”另一个心软怯怯地说：“不要死，我还不死！我想家了。”

想家？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媳妇回村里伺候已经偏瘫的母亲，儿子在省城里上大学，他借口这个家需要钱，自己太忙了，很久没有回家了。可是，自己忙什么呢？忙着和刘梅去三亚、海南看异地风光，忙着听刘梅在地耳边说出一句句酥酥酥的情话，忙着和那群所谓的朋友一起推杯换盏……

那天早晨，他从睡梦里被电话吵醒时，立马懵了——公司的钱没了！老客户消失了！刚发出的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查封了！

此刻，他背负一身债务，感觉自己就像十岁那年迷路时一样，内心充满了恐惧！不，比当年还要恐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沉沉的黑夜！

电话铃响了，是媳妇的号码。他心头一震，心底五味杂陈，恐惧与渴望交织滋生。

“根儿，回家来吧，妈想你！你媳妇也想你……”

电话那头儿，娘不大清楚但急切切的喊声如同一道特赦令，他忍不住放声痛哭。

绿树掩映的乡村，静谧安详的夜晚，一盏灯明亮亮的光芒划破暗夜，引导着他一路狂奔——回家！

柳诗入围“鲁奖”遭轰之说

——兼议新诗与文化奖

□桑士达

多年来，吾国的文坛尽管亦如“钱氏之问”，没出过不朽之作、杰出之家，但热闹总是一波接一波。最近，中国作协在官网公布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参评目录”中，湖北“诗人”柳忠秧的《自由天下骑黄鹂》和古体诗选《楚歌·柳忠秧古体诗选》分别由湖北省作协和长江文艺出版社推荐。5月24日，湖北省作协主席、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方方发微博称：我省一诗人（隐指柳忠秧）诗写得很差，但通过拉关系搞定了鲁迅文学奖评委，获得全票推荐，这样的作品入围很丢湖北作协的脸！

面对“跑奖”责难的柳忠秧在网站上以牙还牙：方方说我初评拉关系是诬陷，要负法律责任，我要起诉；她是小说家，读不懂我的古体诗就没资格评论。方方对柳的高调回应也以眼还眼：柳忠秧认个错吧，下不为例，不然你的后果更加不堪。

世上柳忠秧本无名（若是柳宗元后裔该是何等子孙），历届“鲁迅文学奖”也引不起民众多少兴趣，可这回柳的“跑鲁奖”由圈内自我曝光和《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的抨击，加之柳君不顾“茅坑越掏越臭”，在其名声尚亮起来的同时，对时下的一些文化奖项也更生疑窦。

先来拜读一下柳忠秧参评的长诗《岭南歌》节选：“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啊哈！这算什么古体诗？着实让吾辈惊愕哉矣！可柳君则说：“作为诗人，我则具备强大而厚实文化自信、诗学自信、创作自信。”还自称“著名诗论家”有评在先：《岭南歌》是“中国文学史难得、世界文学史罕见”；“填补了史诗抒写岭南文化的空白”云云，多么伟大难道哟！

“窥一斑而见全豹”。笔者亦关注中国诗歌走向，本无意参与这场无意义的争论，对其结局更不会关注，但对柳君的参评被批被轰折射了什么？却想唠叨几句。

第一，当下中国诗歌不容乐观。作为“母根文化”之一的中国诗歌，堪称华夏的瑰宝和国粹。在泱泱中华五千年璀璨而辉煌的文化殿堂中，中国诗歌创造了诗经体、骚体诗、汉魏古诗、乐府、格律诗、杂体诗、白话自由诗和民歌等体裁。象征中国诗词最高成就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一直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学典籍。千百年来，古今诗人吟咏出了数不胜数、历久不衰的诗篇，涌现出无数彪炳史册的杰出诗人。可以说，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古往今来的好诗，往往是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的高度统一，在卷帙浩渺的中国诗典里，诗人们真切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真实记载世间的百态万象，既有歌颂也有批判，既有抒情也有叙事，既简练精粹又深邃隽永，既明白易懂又朗朗上口，既是润物无声的甘霖又是激人奋进的号角。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坛呈现新气象，许多诗人积极探索诗歌创新，上乘之作时有问世，但总的看，我国诗歌走到今天，却一变千年来的盛况荣华为衰落颓败，像是从天上跌落到地下！这绝非诋毁贬低、危言耸听，不要说国外文化人士对中国诗歌现状大惑不解，只要是一个稍有文化的人，观察浏览当今的中国诗坛，就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诗歌再没有昔日的风光，诗歌再没有热闹的市场；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

人们的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无怪乎今日里很多读者抱怨：诗刊无“诗”，人民文学无诗可“学”！为什么从华夏文明最涵文化、最可自豪的主泉，沦落为人们不再青睐、不再看重的“尤物”？一言以蔽之，完全是“新诗”的自我堕落而导致的，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民众，诗歌整体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大多味同嚼蜡、不知所云，可用公式对当代大多诗作（柳诗同之）作一表述：混乱的思维意象+分行排列+无韵的长语句+无标点符号=“现代新诗”！

纵观我国诗歌的发展史迹，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对新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对新诗内容与形式的革新问题，对新诗作者的教授和培养问题，没有作过“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却让她继续走向不归之路！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诗歌没有很好地反映人民心声并为时代歌唱，却在加速沉落没没？为什么有的报纸杂志和高等院校对诗歌的这种退化现象推波助澜？为什么一些诗歌编辑宁愿编发雾里云里、高深莫测的诗作？有些“权威”教授一味推崇西方诗歌这个“流”、那个“派”；一些“诗人”迷失历史担当、远离实际生活，把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和精华抛到九霄云外，固执地陷在所谓的“意识流”“后现代”和“先锋派”“朦胧派”的怪卷漩涡中而不能自拔？“人间要好诗”！面对我国日益

颓废的新诗状况，德高望重的文化部老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前年率先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笔者的《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也在2012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头条发表，为此引发了一场继承中国优秀诗歌传统的大讨论，百度等网站点击率超过1000万人次；贺敬之先生三次亲自电询作者表示支持，表示弘扬中华文化，须重振诗歌雄风。

第二，我国文化奖项亟须改革和整顿。鲁迅文学奖是和茅盾文学奖齐名的中国最高荣誉文学奖之一。柳君糟糕的诗作竟然获得“鲁奖”评委好评，这会导致如此重要的评奖声名狼藉乎？好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评奖办人员近日报：从地方推荐到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品正在公示期，入选作品如有问题，评奖办公室将会调查。这一表态，我想对柳君诗歌的最后评判是不妙的音讯吧！

自古以来，文学艺术起着引领国民精神的作用，而文化奖项则是文化的重要一环，若文化奖项败絮其中、雾重九重，还有什么正确的文化导向和精神引领？！我以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整顿是题中要义、当务之急；改革和整顿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应是不让这类重要的奖项成为一些人苟名逐利、沽名钓誉的幽所和舞弊晋身的“敲门砖”，应在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公认的前提下让入围者如杭州人所讲的“攒得过硬钱江”，应是有利于大量产生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且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正能量！

（据《绍兴日报》）

视觉

彩虹

王鹏 摄



现代诗

露枕夏草（外一首）

□石泽丰

在夏至，露水头枕清晨
晨曦从田野上一笔带过
梦中的故乡，原本稻禾丰茂
那些务工的热潮
却把抛荒栽进了田亩

露水光顾如初。夏草相迎
叶尖上的泪 被托起
那些失重的忧伤
蜻蜓点水
至今，我过目难忘

是谁抽空了盛夏的农忙
我一直担心 野草
肆意疯长 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老泪纵横
那是我种田谋生的父亲
一场夏露，你
究竟还要打湿什么……

安慰无从说起

为了抚摸一个孤独者的伤痛
他在长日落日处 横放一叶舟
赶在墨汁凝成夜色之前
搬动满天星斗

这些凌乱的语言 散满星空
似近乎徒劳的安慰 于月
于一个人明显的伤疤
——已贴在西天

带着沉默徒步
不断抚摸的过程
在脚步与脚步之间
相互读懂
这对孪生兄弟
一路走来 又在
相互告慰

城市笔记

电影院

□张艳彪

梦工厂是被人普遍接受的对于电影院的比喻。这一比喻大概是说电影院改变了城市昼夜更替的规律，营造出了永恒的黑夜。无论白天或黑夜，电影院的放映厅都要切断一切明亮的自然光线，让银幕成为唯一的光线来源。也许正是因为这人造的夜色，电影院关于梦的比喻才会顺理成章。

电影院具有与城市自身相反的照明逻辑。城市人千方百计地想要延长白昼的时长，想要把真正的夜晚推迟到零点以后，甚至更晚。这种延长白昼的方式并不是改天换日，而是运用各种灯光。

灯改变了城市的“生物钟”，甚至营造出了不夜之城。其实，现代城市都是不夜城。如果一座城市在晚上如山村一样黑灯瞎火，不是遇到了停电等事故，更不是改天换日，辜负了城市的名号。而当城市人到处用灯光延长白昼赶走黑夜的时候，电影院却刻意营造了黑夜。这与城市光照逻辑相反的行为，与农村的自然光照逻辑并不相同。如果说城市延长白昼是用理性之光照亮人的原始生物钟的话，电影院则是城市对这种理性白昼过分扩张的弥补措施。夜晚在为人类提供睡眠的同时，也提供了梦——人类最极端的感性活动之一。而电影院，不仅为城市人提供人造的夜，更提供人造的梦。它在这个实用性过于强大的空间里，为人类提供无功利的感性空间，成为城市的梦工厂。

电影，就是一个人造的梦。电影工业已走过百年历程，却并未像许多同时期的工业产品一样被淘汰。许多预言电视将取代电影的人，也不得不接受电

影仍然生机勃勃的发展现状。尤其是中国的观众，更在近年来见证了次次电影票房的奇迹。而这些动辄过亿的电影票房，在十几年前几乎是一个梦，更准确地说是，在电影《英雄》诞生的那一年之前。这部商业电影取得了张艺谋本人也不敢相信的成绩，并开了国产商业大片的先河，全面推动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英雄》，也会有其他电影来开这个先河，但正因为《英雄》担当了这个角色，让我们对商业电影的认识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脉络。在《英雄》诞生之前，张艺谋的电影可谓叫好，不叫座。他之前的代表作《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等影片关注现实，风格写实，获得大奖的作品都没有取得太好的票房。而《英雄》成为了其第一个票房过亿的电影。与他之前的电影相比，《英雄》有几个特点：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一流的影音效果、非现实的武侠故事和肤浅甚至暧昧的主题等。在《英雄》之后，这些几乎成为了票房成功的商业电影的必备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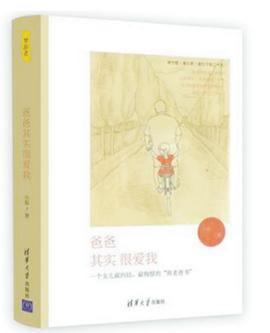
同一个导演的不同作品，票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虽然这里还有其它因素，但较为重要的一点是，后者更接近于一场奢华的“白日梦”，而前者让人无法摆脱现实，无法区分现实电影的界限而被拒斥。

这些，对于多年前的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在县城长大的我，目睹过电影院畸形的繁盛，也目睹过它的萧条。

那时，对县城电影院的熟悉是因为学校组织看电影。对于初中生来说，每一次组织看电影都像是一次狂欢。虽然那时的电影往往都是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或教育性的，内容并不好看。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电影院就像是拥有魔法一样的生机。将白昼变成黑夜，又通过银幕变出一个个光影技术。而众多人一起观看又造成了一种独特的仪式感。与曾经有过的乡村露天电影观看体验比起来，电影院所营造的仪式感格外强烈，它让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受到了极大的视觉冲击。更早的关于电影院的记忆，是我在上小学时，学校组织几个班级的小学生一起徒步走几公里，到镇上的电影院观看电影。对于我们来说，看电影几乎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节日。因此，电影院在我心中留下了盛大庄严的印象。这种印象持续到了我在县城读中学时。那时，我已经能够完全看懂电影，也许因为观看的电影所拥有的教育甚至意识形态色彩的原因，那些座椅几乎是用来让人正襟危坐的，而那些黑暗又好像是泪洒满面或深刻反省提供的空间。这个时期的电影院，反是造梦的工厂，只不过造出的是意识形态或道德色彩强烈的梦。这样的梦，曾经影响了一代人。

后来，我渐渐发现了这个县城电影院的另一面。在不放映那些教育影片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宣传海报都是关于港台的艳情影片，宣传画面和用词都很露骨。那个时候，大陆的电影业还没有足够商业化，也没有形成产业化，可以拿来当作话题吸引人走进影院的电影还太少。于是，那些打擦边球的艳情影片才会占据私人承包的小县城影院。电影院因此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景象：一边是正襟危坐，刻板说教；一边是搔首弄姿，扭捏作态。它们展现出了电影院的人格分裂，展现了一个小县城的文化分裂，也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分裂。再后来，DVD家庭影院和盗版影碟的兴起，彻底干掉了电影院。这个县城里唯一的电影院，还没有等到商业电影浪潮的到来就关门了。当电影商业化的浪潮袭来之后，电影院重新迎来了辉煌时代。与电影商业化同步的是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越发达，夜晚越明亮，城市越需要电影院所营造的黑暗。这就像是一种互补，是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这个城市里，我也养成了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在电影院，有时，我是想做一回白日梦，遗忘或释放日常工作中的压力，如观看《变形金刚》等；有时，我是为了在电影院里全方位地体味那些经典电影，如观看《一代宗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现在的电影院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淡，商业化对个性空间的挤压也有所收敛，两者得以同步发展。毕竟，它需要不断满足城市人越来越复杂的对于“白日梦”的需求。

青年书房



带着自己种种缺点的爱

——读《爸爸其实很爱我》

□小飞

“爸爸其实很爱我”这句话要表达什么？刚看到小茹这本书的名字时，觉得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那分明是一段话的结论，或许前面应该是“爸爸爱我吗？”——“爸爸不爱我吧。”——“哦，爸爸其实还是爱我的。”读完这本书，发现这真是一个女孩和父亲由疑惑、渴求到最后和解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爱我吗？毫无疑问，他应该是爱我的，但是这爱，其实也让我困惑了很久。

想到每次给父亲发短信，都会简单地交代些事情。比如：“发出去了”、“收到了”、“知道了”……直到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每次收到你的短信，都很想给你回一个‘你是谁啊？’”我才意识到，在短信前面加上一个“爸爸”两个字，对他的意义有多重要。

我相信，我是爱父亲的，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他同时也是抗拒的。儿时记忆中几次毒打都是来源于他。那种恐惧已沁入骨髓，他在我心目中就如同一座高山，一座让你永远攀登不上而心生绝望的高山。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真的可以独立掌控自己的生活时，这座山突然对我说：希望和我做朋友。哦，天哪！我虽然面上附和着，心里却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好笑的笑话啊，就如同一个马戏团的驯兽员，有一天拍着被自己驯服的小狗说：其实，我们是朋友。

我想，我和父亲永远也成为不了朋友，在我和他独处的时候，我都在绞尽脑汁想些话题和他交流，目的就是不至于冷场。我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放轻松，聊聊天家常就好。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从我的面部表情中看出端倪？就如同我也能感到他的窘迫？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想要弥补些什么，还有他身上那种来自于开始衰老的无力感。就像现在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如果是父亲接的，我总是随口敷衍几句天气什么的，就让他把电话转给母亲。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的父子关系会如此糟糕，直到长大和身边的人聊起父亲，发现那有一段段的故事，都在疑惑于父亲的爱，都在诉说父亲当年的暴力或者冷暴力，又都唏嘘曾经心目中顶天立地似乎永远不会倒下的父亲现在却一天天变得衰老、软弱。相比于母爱的直白描述，父爱却复杂的多，春风拂面，暴雨倾盆，都可以是他对待子女的方式。他可以在我们的梦中以恶魔的面目出现。可就算这样，在我们内心深处，取得一点小小的荣耀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希望得到他的肯定、他的称许。

虽然这是一个女孩和父亲的关系的书，我作为一个男人，读起来却没有什么隔膜。我看着小茹和爸爸之间的种种，总是不经意间想起自己和父亲的种种。事件不同，情绪相通。那个无助的小女孩，又多像曾经那个躲在家中床下哭泣的5岁男孩。书中，小茹没有指责，没有炫耀，没有故作沉痛，只是在忠实记录，还原过往。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父亲，他自私、脾气暴躁、优柔寡断，他一次次用语言伤害着童年的小茹，但同时他又善良、心底柔软、对工作尽职、对家庭尽心。小茹在追问，爸爸是否爱自己。其实，小茹作为一个独生子，在周围所有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无疑是那么爱我，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一直在不确定中，我不确定我父亲是否真的爱我，因为爱不是应当一直温暖、无私、甚至带点自我牺牲、苦难意味的吗？可父亲如果真的爱，为什么呈现的不是这种方式呢？

小茹的追问、探寻，仿佛也是带领我去追问、探寻一样。当最后，小茹终于明白，爸爸的爱也许是另一种方式，也许是带着自己的种种缺点，但爸爸真的爱着自己的孩子。读到这里，我长舒一口气，既为了小茹得到了自己的答案，也为自己获得了某种心理补偿。

相比小茹直到阴阳相隔，今生缘尽才得以追寻到真相，我要幸运的多，至少，我知道1000公里外，我的父亲，这个正在走向衰老的男人一直在用他的方式在爱着我。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延续终生的，他的一点点爱的举动，都足以让我们感动甚至受宠若惊。同样，他的一丝丝冷漠也会让我们自信心全失。也许是社会对男人传统的要求，让父亲们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爱，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爱自己的孩子，就表现出来吧，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有多渴望你的拥抱、鼓励、温暖。有爱，就勇敢。